2025年6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 许 凌 版式 赵 恒 校对 王 莹 组版 王翠翠 新闻报料:3909990 焦作晚报



月如歌 满庭芳

□王凌燕

端阳过后，暑气渐长。庭院中的老柿树浓荫匝地，父亲坐在阴凉里，或捧一卷旧书沉浸其中，或听夏蝉与雀鸟问答鸣唱，或只是静静凝望树叶罅隙间的流云。柿叶间藏着青玉般的小果子，模样饱满端方，看似恬淡不争，却在阳光下铆足劲儿生长，不消几日，便又圆润了几分。

庭院甬道蜿蜒，两侧“美人面”月季开得正盛。花朵随着日光流转变换色泽，馥郁的香气在空气中氤氲。小楼前的空地，被母亲打理成生机盎然的田园：黄瓜藤顺着竹竿攀援而上，豆角垂下翠绿的藤蔓，玉米棒在微风中甩出粉红缨子……刷着绿漆白边的东墙，是母亲的“诗壁”。每得闲暇，她便握着粉笔，将李白的豪迈、杜甫的沉郁、李清照的婉约、苏轼的豁达，一一书写其上。

母亲书写时，从编辑岗位退休的父亲，总会远远注视着，一发现错漏便扬声纠正：“‘游人武陵去’，这‘陵’字不该这么写！”他挥着手在空中比画，母亲笑着嗔怪：“你呀，犁不深耩深！”这带着乡野气息的俏皮话，是独属于父母的默契。时光就在这一来一往的对话里，酿成了清甜的美酒。

这方温暖祥和的小院，是姥姥留给我们的珍宝。雨天墙角的青苔，记得我们跌跌撞撞的童年；夜幕下摇曳的灯影，映照过姥姥微微佝偻的身影……如今，年近九旬的父母回到这里、守在这里，将平凡岁月过得饶有兴致。而我们也车来车往，常思归园田居。生命的轮回在不经意间悄然上演，仿佛一场永不落幕的接力赛，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严父慈母，是我们家最鲜明的底色。当年大哥带嫂子初次登门时，半开玩笑地叮嘱：“妈妈的责备，是雷声大雨点小；爸爸的话，可得乖乖听！”这话惹得嫂子笑弯了腰，转头学给母亲听。母亲冲着哥哥扬起巴掌，本以为要打，巴掌落下时，却变成了慈爱的“摸头杀”。

父亲是家中的“定海神针”，而我们姊妹几个便是闹海的哪吒。院子里常被我们搞得鸡飞狗跳，只要母亲一声“你爸回来了”，喧闹瞬间归于寂静。小妹像灵巧的猴子，迅速爬上西墙根的木梯，捧着童话书摇头晃脑地读“谁丢了尾巴”；我钻进自己用雨布搭成的小篷子，念着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”；哥哥姐姐们则正襟危坐，伏案演算习题。待父亲推着自行车跨过柴门，总会欣慰地说：“不学了，收摊儿吧！别累坏了眼睛！”我们一听如获大赦，佯装恋恋不舍地合上书，趁父亲洗脸时，一溜烟儿奔向院外的广阔天地。

父亲是乡亲们眼中的能人。在那特殊年代，他从新闻岗位下放到农村劳动。彼时缺医少药，父亲放下钢笔，背起祖传药箱，穿行于阡陌街巷。他用从祖辈那里习得的医术，为无数患病乡邻驱散病痛。康复者眼中的感激与田间地头的道谢声，是对他最珍贵的褒奖。那些年，父亲用医者仁心，为父老乡亲撑起一方安康。面对不公，他始终挺直脊梁，将委屈化作对生活的热忱，在阴霾中带着全家寻找微光。这分坚韧，如种子般种进了我们心里。

父亲的爱，藏在严厉的目光里，也裹在甜蜜的惊喜中。节假日，当别家孩子嬉闹时，父亲督促我们读书习字；出诊归来，他的自行车车把、后座上，总会挂着稀罕的点心、甘甜的西瓜。夏夜凉风中，父亲吟诵的诗词、讲述的童话故事，如点点星光，浸润并照亮了我们的童年，也让我们懂得生活不止粗茶淡饭，更有诗和远方。

退休后，父亲执意回到故乡小院，翻盖了破败的老屋，一住就是三十载。这里的每一块砖瓦，都浸润着他对故土的眷恋。如今，父亲已到鲐背之年，腿脚不便，却仍手不释卷。书页翻动间，岁月的褶皱里满是从容与豁达。

岁月悠悠，父爱如歌。这歌声从往昔唱到今朝，时而低沉厚重，为我们遮风挡雨；时而舒缓绵长，滋养生命根系；时而明亮温暖，照亮前行之路。在时光的长河里，小院的故事仍在续写，而这分深沉的爱，永远是最动人的旋律，萦绕在我们心间。

父亲的“口头禅”

□樊树林

“吃亏是福，能忍自安”——这是父亲挂在嘴边的话，是他的“口头禅”，也是他一生遵循的处世哲学。如今，父亲已离开我们六年，但这句质朴的话语仍时常在我脑海回响，悄然成为我许多时候的“行动指南”。

年幼时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：亏怎么会是福？甚至觉得父亲活得窝囊，少了些男子汉的气魄。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，父亲在村里算得上“知识分子”，后来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中医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可生活中，他总把“吃亏是福，能忍自安”奉为圭臬，即便面对他人明显的过错，也只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了之。

那时，家里几亩薄田是我们家的主要生活来源，村里人对土地格外看重，两家地块间都埋着“灰角线”作为界线凭证。有一年秋收种麦，母亲总觉得自家地不对劲。在村干部的主持下，我们挖开与邻居家土块的“灰角线”，果然发现邻居多占了尺把宽的土地。一时间，家里人义愤填膺，围观村民也议论纷纷。可父亲赶到后，看着满脸尴尬赔笑的邻居，竟没有半句指责。

“吃这点小亏算啥，种地够糊口就行。”父亲这话，让在场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我读初中二年级的初夏，晚自习时，我和同桌为争着谁先看梁羽生的《七剑下天山》拉扯起来，结果他的钢笔水溅在我崭新的白衬衫上。那可是母亲入夏才给我买的，我满心委屈地回家，央求父亲找老师让同桌赔件新的。父亲却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俩争抢，难道全是他的错？就不能大度些让着点同学？过几天爸再给你买一件。”那晚，我既生同桌的气，更埋怨父亲“不作为”。好在第二天，同桌主动道歉，我心里的疙瘩才解开。

后来我参加工作，在村里当了十多年教师，和父亲交流更多了。每当在工作中遭遇不公，感到郁郁寡欢时，父亲总会用“吃亏是福，能忍自安”开导我。那时的父亲两鬓斑白，言语不再如从前利索，但这些话依然给了我许多安慰，抚平了我内心的焦躁。

父亲的“口头禅”究竟是对是错？仔细想来，很难简单评判。但父亲用自己的身体力行，教会我们在得失间保持从容，在浮躁中坚守本心，以平和心态看待功名利禄。这或许就是底层百姓最朴素的生存智慧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人生真谛吧。

父爱如山

□任怀江

父爱如山，虽不似母爱温柔绵长，却同样深沉厚重。父亲往往拙于言辞，可这分爱从未缺席，亦不会因时光流转而褪色。

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，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浸润着父亲的守护。哪怕最木讷的父亲，也曾笨拙却认真地为孩子换洗尿布；待孩子稍长，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，总能稳稳将孩子托举过头顶。掌心的粗糙与肌肤的稚嫩相触，欢笑声中，藏不住的是满满的疼爱与温柔。再严厉的父亲，面对孩子软糯的拥抱，内心也会化作绕指柔。

然而，爱之深，责之切。正如《墨子》所言：“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”父亲望子成龙心切，既盼着孩子出类拔萃，又常因恨铁不成钢而严厉苛责。随着孩子渐渐长大，世界在他们眼前铺展，父亲不再是其心中唯一的英雄。当孩子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，父亲欣慰笑容背后的失落，又有几人能懂？

青春期的叛逆，是横亘在父子间的一道坎。成家立业后的孩子，被家庭与事业的责任裹挟，与父亲相处时，常因羞于表达而相对无言。无形的代沟、往日的严厉，让父子间生出疏离。但父亲又何尝不懂这分叛逆？因为他们也曾年少，也曾与自己的父亲针锋相对。

父子之爱，纯粹天然，无关恩义，却炽热真挚。它绝非路人的冷漠，而是血脉相连的牵挂。子夏曾问孔子何为孝，孔子答：“色难。”短短二字，道尽真谛——子女发自内心的敬重与耐心，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。中国人虽重气节、轻谄媚，却唯独认可“以媚事亲”。只因侍奉双亲时，那分毫无保留的亲昵与关怀最珍贵。

人生短暂，“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。若在父母健在时不知尽孝，甚至肆意忤逆，即便日后风光厚葬，又有何意义？抵触父母是损福败禄之举，因为父母是子女的根，若让父母寒心，自己的人生也将渐失生机。相反，孝顺之人，往往诸事顺遂。这并非迷信，而是善念善行终有回响的人生至理。

“家有白发爹娘是大福”，可天下儿女是否知晓，在父母心中，即便孩子年至花甲，仍能像儿时般撒娇依偎，便是此生最幸福的事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jzwbxq@163.com

（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）

地址：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：454001 新闻热线：3909990 发行热线：8797555 广告热线：8797666 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：8797444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01号 全年定价：198元 零售价：1元 上期开印：1:30 印完：3:00 焦作日报社印务公司印刷